

經部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葉八白易傳卷二

明 葉山 撰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何也葉子曰厚天下之生者聖人利天下之大也是故益道焉防天下之變者聖人慮天下之深也是故損道備焉過中正之制浚我生之源聖人之不得已焉耳不借民弗役可乎管子有言一農不耕或為

之饑一女不織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令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奸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均止隨之以法則是下罔民也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亡走而棲山阜持戟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

不分民走於中而遯於外此不戰而內敗矣嗚呼取民之不可兼具如此况唐括商括僦匱錢宋括金銀至倡婦家於事安足濟於民安所措乎不可行之於一時又可通之為再舉乎此非聖人之意鬼神所不享也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記曰上輕損則用下牲下牲則祭不備以其外之為不樂也嗚呼鬼神可以薄而況其他乎故曰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怨傷國又曰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善之物養君君隆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闕損禮非儉約也其數云爾易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何也葉子曰民輸粟於君

分也士輸道於主義也輸道於主而不止吾事則分其心猶不輸也止吾所有事而不徃之極則怠若事猶不徃也已其事則為主之心專去之速則報主之事果其斯君子之盛事賢士之達節乎紲羈䍥既而幡然改舍草廬遂許先帝以馳驅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孔明是已然忠在我受在彼量而後入時然後言君子之哲也事畢而不言曰王恕未怠于先諫不入我將繼之若仲孫湫士會者其斯為知斟酌之道

矣不然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觸虎狼以取死庸
得為智乎此洩冶之忠而尚不免於古人之惜而譏
之也易曰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何也葉子曰志於貞節者浮
雲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澹者好爵不足以亂其性
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千木辭於陵之聘雖然桐江
一絲扶漢九鼎西河之上道風至今彼豈塊然無與
於世故者哉其守彌强其風彌揚其節愈著其操益

勁其德益盛不然其不爲張楷之所譏者寡矣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内隱於壺山之陽州縣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起順帝又以策書纁帛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

主及其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然則遯世而不終其身是爲虚遯樊英种放不免君子之議隱身而無益於世是爲素隱仲子華士將罹聖王之誅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易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何也葉子曰恒物之大情固利於益而不利於損特其處物之大分則專於兩而雜於三是故二人同心以宰復則好

遯者不可以不亡爾我攜手以偕行則覲光者不得

而不去我既以類而聚彼必以羣而分自然之勢也

然損其一固所以專夫兩之謀而不有兩又何以為

一之致是故彼既允升以為志則天下自有尚往之

儔吾方反就以為安則天下亦有內喜之願物不可

以孤而立則機必以類而從自然之理也然則九官

十二牧濟濟推讓而一許由不得居乎其中非巢父

者其誰與歸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

其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何也葉子曰風寒暑濕攻其外陰陽虛實作於内是故身之疾生焉去身之疾不可以無醫富貴功名交於前喜怒忿懥動於中是故心之疾作焉去心之疾不可以無師疾不去身心必死故莊生曰衆人焚和生火甚多去不亟身心日蝕故文子曰宿善不祥亟而去心中自喜故淮南子曰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悦欲知輕重

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無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喜疾去則惡不履故五峯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誠齋曰子產容國人之議已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獻子聽閻沒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慾得之矣楚莊王始以偷竊之計紿陳謂陳人無動繼以

刼奪之威加陳因縣陳由叔時復命不賀一言而取
諸其懷以予之乃復封陳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脩
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搆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
緡酬之憲宗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
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
所法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
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
之乃倒亦可謂勇於從善而過勿憚改矣不然曾隱

公欲讓桓而曰將泰穆稱改過而曰尚則君子者聽其言之不果而豫知其心之有貳矣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何將之有語曰過則勿憚改夫何尚之云乎故魯隱公去位不亟而貪慕之形見於外是以羽父得進弑桓之謀宋太祖立皇太弟不早而顧惜之私遠於終是以光義亟發好爲之舉向使隱公遜讓之意速達於外則高蹈之風凛然在人不仁不義者且不敢望其門墻而況敢以殘賊之謀狗彘

之行況之乎藝祖金匱之盟早告天下則季札之行義章章較著不孝不弟者方將安於必貴而何至喋血之禍推刃之惡及之乎是故為義而不早與不義者等改過而不亟與不改者同耳其為疾也不益深乎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何也葉子曰寉實有言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再隆則人君之福利莫大於得賢才得賢之徵莫急於獲

善論語曰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格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言如得千乘之國又曰要域荒城重譯而獻珍非實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實之至矣唐太宗亦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嗚呼此二典三謨所以為治天下之要道保天下之著龜萬世之奇寶也而非堯舜禹之為君則亦莫之有也然則以

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懐空洞寛廣之心挹謙柔抑損之氣則天下賢人君子不有出其嘉謀嘉猷以為保國安民之計陳其忠言讜論以為奉天勤民之圖方且言之而欲其聽聽之而欲其行致果情之懇惻極實念之勤拳者乎其為受天下之益孰大於是舜之罔攸伏禹之得昌言無以過此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何也葉

子曰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猿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為魚徳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鐲冬𧄼民不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君子之居民上而何以歡娛小道為哉大禹力溝洫而天下無饑民文王善養老而天下無凍餒漢文躬節儉而有煙火萬里之富用是道也故曰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敎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固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然則身為大臣分居民上必若是而後徳不忝位必若是而

後道不違紀必若是而後行不𢔶成必若是而後民不違志不然將不免於喣喣嫗嫗如覇者之所為矣寧不上負君而下自負哉昔者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有吾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乎公曰何也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令國丈夫二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嫁噫仲其足

以知此矣若李泌之處蕃使復府兵蓋亦庶幾焉唐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寺自陳授以職位給以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諸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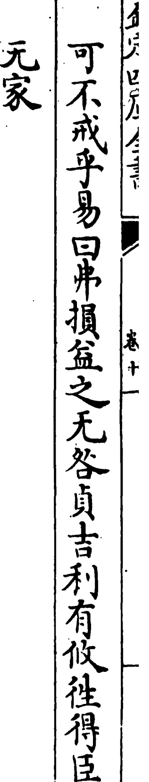
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德宗復問府兵之法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歲計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直斗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荒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彩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諸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

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寖多糴價必賤名爲增之其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鄴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

為富强也郭汭為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汭厲精為治撫集凋殘通農務商晚年殆及萬户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嗚呼此誠元臣之職分大光之事業而無負牧民之精忠也彼何曾不恤國危而但知萬錢之食楊素坐視國亡而日收廛市之利王戎身為司徒而執籌會稽如或不足者固不足道而子

文之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者視此亦末矣不亦淺之乎其為丈夫巳乎甚至魏博節度使田悦事朝廷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悦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人令還農悦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女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悦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悦而怨朝廷夫經綸固不足言而悦之所為則去陳氏季孫宋鮑無幾矣

可不戒乎易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何也業子曰天下無不可使之民患無有以利之耳亦無不可殺之民患無有以感之耳利之則行感之則奮孰知夫我而孰知夫民焉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

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利歸於民故惟其所動天下無事則下令如流水隨所使而不禹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途捐其生以赴難傳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勞悦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其是之謂乎噫非堯舜通天下為一身百姓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者不足以語此易曰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何也葉子曰以利利天下者大君之設施也以忠忠朝廷者良臣之報效也臣有報主之忠而後君無虗空之恵矣雖然管子有言飛蓬之問不在所賔燕雀之集行道不顧君子之於天下不為則已為而止於以小事塞焉猶不為也何以為急君之義盡一已之責乎故曰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劔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犀兕雖然任天下之大事者報上之忠善天下之大

事者塞任之責居然受上之益而不知報物之寘也徒然報上之德而弗克善忠之末也故曰日月不高則光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覩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是以古之君子謀人之國者福於已而禍於人則事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功有所不成何也為其必有大作為也為其作君之大謨而後作為始大作君之大謨者忠激而慮淺則咎生故稽天質人欲潛以

深考古驗今欲參以伍審時制變欲完以堅則大謨不紛而天下陰受其利矣是之謂以其言報君斯之謂忠言不謂之罪言矣作天下之大政者志廣而才疏則咎生故可繁而弗可使亂弗治可勞而弗可使治弗興可速而不可使獘易生則大政不擾而天下陰受其福是之謂以其身報君斯之謂委身不謂之愛身也庶幾乎此者其董生賈誼諸葛亮郭子儀之流乎不然若晉殷浩承重徵厚聘而出欲以經畧中

原爲已任而無故輕襲姚襄以開首禍輕師北伐兵敗糧盡乖繆若此非惟不克成功而反致禍亂矣又若唐崔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德宗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税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決刑部劉滋判吏禮部造判户工部造與户部侍郎元琇

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夫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夫豈足以副委任之意乎他如石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契丹將兵救敬瑭唐兵大敗唐主懼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排衆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嘉謀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馮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事為已任及唐主去帝號降周世宗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

大朝者常夢錫笑之曰諸公常言致君堯舜何意今日為小朝邪夫君不能量材而受任臣不能自量以膺責卒之交尤爭怨此姍彼笑胡為者哉易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何也葉子曰嘉謨嘉猷足以永天禄而保國家者君之寶也尊官大爵足以立功名而澤天下者臣之寶也秉虛中謙益之貞而蒙股肱心膂之寄極林鳥魚

水之歡將有推之而不可得解之而不可使去者則功成而無忌道行而不阻其為人臣之福慶何如哉太甲賴匡救之德高宗資舟楫霖雨之用是也伊尹傅說之所謂益不亦大乎雖然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尹之允執其中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說之終始典於學也克念不怠服膺勿失其臣道之大常乎如此而君臣之感通是為幽明之孚達可以歆上帝可以顯明神

矣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嗚呼盛哉不然若魯雖僣請郊於平王至僖公四卜而不從宣復覬焉愈卜愈違而天心終莫之與矣明神之交可畏也哉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何也葉子曰慶賞爵禄上之所以勞有功也警戒飭罰上之所以勵不及也古之人重材何重乎其材試之而未振

則敲之敲之而未成則作之是故雨露之潤不先震擊蕙蘭之煽常繼嚴霜故古之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窺遠牧衆也若之何窺遠而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有失賢而不舉者入告於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謀之不誠而戒飭不喻而罰

及矣三約五需必使二人之告曰衣食給矣獄訟折矣進賢而有衆用矣然後天子嘉績而燕饗焉此勸羣辟而登百姓之道也故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多方而訓飭之再三不可然後黜責征討加焉則負義者知罪加刑者有辭矣觀之唐末自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飭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自武宗以削平渾一為志李德裕以裁成輔相為宜故於河

北三鎮再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女使與大將要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一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而朝廷制之如運掌易曰益之用凶事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何也葉子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君臣之分也不可解於手足腹心之際者君臣之情也義也是故患吾立身之不㓕耳不患其聞言而不入患吾陳言之不善耳不患其聞善而不行患吾聞命而不告耳不患其入告而不聽何也告者分也從者義也情也是故時平而陳天下之謨若舜禹之洪濟董賈之經綸有急而鳴一時之變若祖已之奔告於王鄭商弦高之使遽告於鄭彼豈

好為是紛紛喋喋以媚其君哉忠臣之分也堯舜之
俞文武之允商紂鄭穆之為備夫亦情義之不容已
者乎若夫曲沃叛昭公於晉而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田氏名陽生於魯而國人知之不敢言是君之賊而
國之蠹矣雖然告而不以利民猶不告也利民而不
以安國猶不利也桑弘羊孔僅之開導利源榷萬紀
韋堅王珙楊慎矜王涯孔循之浚民以生孟子所謂
諸侯罪人也又何以告為哉吾有取於元凱焉晉大

水詔以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兖豫等州留漢時舊陂以畜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蝦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與耕種責其租税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唐張平叔欲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欠李渤以一言而悉免嗚呼其亦知所以告矣利於民而亦利於

國故時平而安堵如故有急而遷徙如邢不特韓獻子十世之利而實在邾文公養民之命矣豈必水深土厚阻山帶河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冀湯之亳周之鎬漢之關中唐之長安其深足以畜其厚足以載其阻足以塞其帶足以滙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後其本固而其勢壯爲天下之大利哉雖然利而遷遷可也不遷而利可無遷矣楚大饑羣蠻叛之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

人謀徙坂高蕩賈曰不可於是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益大蕪峻之亂宗廟宫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司徒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敝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域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晉始安蕪子曰平王之初周雖不能如楚之强顧不愈

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爲貫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諸侯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是故無故而遷未有不削若魏惠王之遷於大梁楚昭王之遷於郢頃襄王之遷於陳考烈王之遷於壽春李景之遷於豫章皆不復振有亡徵焉嗚呼盤庚而下其可以易言哉其可以易言哉易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何也葉子曰君臣一體休戚相通感之而即應者機之真也倡之而即和者衷之孚也管子曰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安存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安存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絶又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何也樂共子曰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君子者能

以人道待其民則民亦必以人道報其君矣故晁錯曰三王主臣俱賢故合謀相助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陸贄曰當今急務

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
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
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進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
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
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
之情不升於軒陛上澤壅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欲
無疑阻其可得乎誠宜總天下之知以助聰明順天
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

孰與為亂噫悲二帝三王曷足以及此故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誠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其是之謂乎雖然楚師伐宋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簞醪者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夫楚子不能使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莊王不能使

河為酵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不勞之以虛辭詭說而與之以心則有不費而惠者矣嗟乎後世如此而況唐虞三代者乎不然停稅之詔是謂惠民以耳也民將塞其耳罷役之議是謂惠民以目也民將閉其目夫何相惠之有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何也葉子曰善可求也利不可求也求善不已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求利不已則妨者爭病者角天下之
禍不知其所終矣荀氏之書曰太上不空市其次不
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則下以財力奉上
是以相與空市則民不與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
之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
掠奪民必交爭禍亂作矣程子曰利者衆人之所同
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
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嗚呼可不戒哉虞公求璧

於虞叔已而又求其寶劍知伯求地於韓魏已而又求蔡臯狼於趙卒之身不保而禍敗隨矣唐李罕之據河陽張全義據東都二人刻臂為盟相得甚歡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嗇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少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至是悉衆攻絳州降之進攻晉州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

發也兵夜襲河陽黎明入之罕之踰垣走奔澤州嗚乎貪求之禍豈惟商紂之鹿臺董卓之郿塢唐德宗之大盈不免悖出之患乎故曰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知者不為非事廉者不求非有是以遠害而名彰雄雉之卒章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是之謂乎是故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圮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

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强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何

也葉子曰未嘗無小人者陰陽升降之機也慎重以圖之者君子芟荑之道也衆君子之中而間一小人焉去之若易易矣孰知易易者勢也而不敢以易易者機之所伏不得而不然也何者急之則變生一時緩之則禍釀數世徒恃我則力懼其不足假之人則亂恐其有餘王曹未誅而陳寶先誅張段未死而何進先死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豈易易乎

哉剛中有柔然後剛不敗怯中有勇然後怯不葸舜有十六相矣所去者四凶也周公有十夫之助矣所誅者三監也宜其甚易而無難者然而聖人寧有惕志焉無易舉也是故去小人有四道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三老所以説高祖也人衆虎寡虎為人勝常安民所以勸吕公著也各為朋黨以相訾議史臣所以誚宋賢也紛名外兵事必先露曹操所以譏何進也嗚呼戒之哉昔者荆楚之僭逆横行江漢馮陵中夏騤

駸有逼周之勢齊桓起而圖之不茍然也責包茅之不貢討王祭之不供楚罪著矣結江黄以為八國之援好鄭魯以為東西之助齊力併矣不受子華之叛不貪天子之命自治嚴矣按兵於陘脩文告之詞退舍召陵謹會盟之禮威武絀矣然後楚人怗服而周室奠安二十年間中國得以晏然無事齊桓曲盡抑夷之道故也霸者尚然況欲以王道行之哉易曰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不可不為者事也而不可不審者幾也兵法曰知彼知已百戰百勝傳曰度德而動知難而退善之善者矣然則君子於天下之事可不知所以處之乎不然以都尉之微而決然當乎一隊無後援之救而以孤軍深蹂戎馬之地銳於行而壯於往欲以單刀決强敵敵其可勝乎此李陵所以有浚稽之敗也是知天下事果不可以奮志而為之矣故古之君子視天下之有

小人觀國家之有奸宄若吾有大患焉豈不欲一决而快吾之志哉然而必若有所待然不敢苟且以發大難之端者恐不勝也向戍乞盖華臣之不順子産弗討駟黑之强盟不以是乎不知此不度德不量力不覩時不審勢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則大之禍國家若南蒯之强公室庾亮之徵蘇峻小之禍一身若陽處父之抑狐射姑宋義之排項羽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千古之鑒矣雖然詩之言曰民

今方殆視天蒙蒙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陸東坤氏曰觀水之克火而知漢之於楚衆有以勝寡觀火之克金而知晉之於苻秦精有以勝堅觀金之克木而知秦之於胡剛有以勝柔觀木之克土而知曹之於袁專有以勝散觀土之克水而知光武之於莽實有以勝虛故曰近取諸身仁不勝道遠取諸物妖不勝德君子亦審其所以勝彼者天下之事果終不可往乎易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事甚不可以易心為之也易者則必傾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亦不可以单力為之也单者則必蹶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擊之乃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

淮南駢恐分其功奏悉遣之賊知之乃告絶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二州渡江踰淮大為世患然則天下事其可苟然而已乎而况小人之決乎唐人有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王允誅董卓卓誅而汜傕興五王誅二張二張誅而三思起趙汝愚立嘉王嘉王立而侂胄至熈豐小人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朋黨以相訾議不旋踵而為紹聖之禍向使諸公内懐

兢懼霍然若臨大敵而慮之周外謹呼招翩然若集大衆而處之密早聽士孫端薛季昶常安民葉適先見之言而引用其人糾集其衆則有備無患過防莫戕必無一旦之禍而禍起一旦不足憂必無倉卒之變而變起倉卒不足慮矣何至殺身亂國之敗哉昔盧杞貶遇赦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草制更命他舍人制出而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兇何可復用使補闕陳京趙需等亦上書論之上大怒

諫者稍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家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以為澧州別駕杞竟死澧州敬宗欲討王承宗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諫以為國家征討當責成將帥近歲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今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則諸道恥受指揮心既不齊功何由立引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李元膺穆質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

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此庶乎得去
小人之道矣易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何也某子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在色而在志不以迹
而以心以迹而色徒取禍焉耳李懐光自蒲城引兵
敗朱泚於醴泉救奉天之難初志亦忠矣不知降軫
之道顧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
見上當白誅之卒使杞知而讒譖行隨爲叛逆之鬼

徵色發聲之禍可不戒哉故君子不幸而遇小人棄同而即異叛正而附邪若張奐從宦官而敗正直段紀明助閹尹而害忠烈固不足道矣若能决而又决以斷諸心似和非和以成其事如温太真之處王處仲以全朝廷顏杲卿之著金紫以討禄山則迹雖似穢而心實無作始雖見疑而終則無污去污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然則君子之於小人又何事於聲色之為也哉唐馮行襲宋安丙亦庶幾焉

賊帥孫喜聚衆攻均州刺史呂某不知所為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謂喜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卒從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請為鄉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兵曦反豪傑付之撫髀歎息資政殿學士安丙奮由儒生獨能周旋其間濡迹以就事部分既定即矯詔誅曦以聞易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

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何也葉子曰螳蜋奮臂以當車轍青蛙怒目而視吳王此其志之勇也而不知其材之不美而力之不勝也何爲者哉是故衆方彈冠而吾獨不甘於掛冠衆方肉食而吾獨不安於藜藿以爲食衆方號君子去小人而吾愧蟲於碌碌之庸人此人情也然天下之事不可以菲材濟天下之功不可以弱質成天下之小人不可

以寡德去則又天下之定理也又何貴於徒以其情為哉其惟乘天時藉人力彼當勞吾處佚安然不動聲色而成天下之大事則功成而無阻矣嗚呼此非常人所及也雷霆之聲徧達天下而不能使聵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是之謂也昔者宋襄公乘齊桓之卒欲襲霸統而急於合諸侯偲偲然不安於從令而必欲出令不肯為衆諸侯而必欲霸諸侯何其志之厲而進之猛也

然而以暗弱之才冒雄豪之事借小道之詐犯虎狼之威卒之執於盂釋於薄敗死於泓爲天下笑不審已力不量彼勢不乘天時不藉人力之禍也向使不虐二國之君重結齊魯之好使天下諸侯不我疾而我親然後因其勢而動乘夫時而起得霸不難矣不知此術夫何益哉雖然無關然後動子魚勸其以德攻於始小國爭盟君欲已甚子魚戒其以禍敗於終而茲父聽之爲塵談草說也何以得死易曰臀无膚

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何也葉子曰堯舜在上懼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也而堲之禹臯陶之相為股肱懼驩兜有苗之巧言令色孔壬也而畏憂之何也鼷鼠食牛能貫心徹骨而莫之覺小人蠱惑其君使身弑國亡而不自知其禍之大而害之深者也可不奮然而去之乎然惑之必已近近之必已寵寵之必已尊既尊則必僭既僭則必强既强則難動決之又易為

乎急之則禍不測緩之則患益深故必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扼其絕然後用力約而無後患功成而天下安之矣此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道者子產之所以為善也然則人君可使小人得以近而惑之乎晉之王敦其初不過一總戎其後至於共天下逆已行而元帝不敢名征之至病而哭其喪唐之李輔國其初不過一家奴其既至於稱尚父

惡貫盈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決之雖不暴而典刑則不存矣是豈光明正大之業哉甚而憲宗誘執盧從史失之詭征討王承宗失之遽其罷吐突承璀也迫於裴度李絳之奏皆非處置得宜之道心愈勞而事愈拙矣是故求善於其終不若致謹於其始致謹於其始莫若決之使不得而近嗚呼聖人之慮遠矣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何也葉子曰小人之在天下之間也

其始也翩翩不富毒痡於四海其終也壁立一身七尺不能存何也方其勢之盈也醯酸而蚋集及其勢之衰也晛見而雪消理也張讓叚珪之徒田令孜劉季述韓全誨之輩則亦威脅天子毒流縉紳矣而卒不免於羣之殲而黨之滅宂號之聲徹於內外盧攜初倚高駢崔胤初倚宣武昭緯初倚邠岐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其後星散漚滅卒為虀粉不亦可悲之甚乎夫亦可以戒

矣易曰无號終有凶

䷫

姤女壯勿用取女无攸利何也葉子曰此聖人所以獨

靈於心而高超於世也傳曰彖事知罷占事知來又

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斷可識矣故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

鵑鳴於洛陽邵雍聞之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

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用南人作相天下自此多事矣辛有觀事而知其兆邵雍觀物而知其幾古之哲人其前知而豫憂類如此況於一陰之生成剥之形一小人之興大亂之徵君子可以為微而親暱之哉養虎而需其成狎虺而俟其振禍始迫矣子西暱白勝以為莫我親也而卒死於白勝五王暱三思以為几上肉也而卒死

於三思可不戒哉故彼雖有及我之機而我宜避之於早彼雖有合我之意而我當絶之於先不然則為狐所惑而蒙妖所迷矣是故有仍氏之女玄妻黰而甚美光可以鑑后夔取之生伯封而后夔遂以不祀申公巫臣之女美而不妒聞於諸侯叔向不知甚美必有甚惡也取之而生伯石狼子野心以滅羊舌氏之族故曰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美而豔冶而嬌是常人之所好而聖人之所甚憂也如之何而

引以自配焉易曰姤女壯勿用取女无攸利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何也葉子曰水火之始甚弱也其終至於燎原而滔天也必至之勢也何也不遏之故也遏之則水由地中行火然為世用矣雖然遏之於微而微不可遏圖之於細而細不可圖君子可無慎乎是故小人之始進也能自止而知分則為小人之利君子遇小人之進也能自止而知幾則無君子之災魯肅素知呂蒙陸遜有

陰圖關侯之志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侯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固亦以正道棖而止之矣其如小人之本性何哉雲長昧於知幾之哲忘其奔突之兇顧以力稱功美之詐深自屈抑之奸盡忠自托之說使意大安無所復嫌是以撤兵赴樊卒為所圖豈非萬世之鑒哉易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

羸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魚不利賓何也葉子曰君子之於民也彼不

我遘則視之如浮雲未嘗求之而使比旣與我遇而合矣則保之如赤子防之如處女有棄馬而使為他人所魚肉縱焉而使為仇敵之愚弄者哉是故旣歸一則理無兩屬我為主則義不及賔劉琮舉荆州降曹操昭烈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之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或曰宜速行保江陵昭烈曰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之夫君子之保愛而顧惜之者固如此魯襄如會

聽政孟獻子請屬鄫既而狐駘之敗不能復庇乃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金人陷宋京議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及兩河之地以畀之而三鎮固守不下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竟以畀敵及高宗即位仍勑刑部不得報赦文於河東河北陜之蒲解嗚呼棄顧屬之國與固守之民魯是而為英君誼辟之道哉甚者呂蒙陸遜

襲關侯得侯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
歷人家有所求取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
給醫藥賜衣糧侯數使人與蒙相聞輙厚遇其使周
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
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鬭心卒為蒙所圖楊行密畏孫
儒之衆欲退保銅官戴友規以為望風棄城正墮其
計淮南士民及儒軍來降者甚衆宜遣將先護送歸
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歸思人心既搖安

得不敗卒擒斬儒嗚呼儒不足道蒙遜小人亦何掛齒而雲長忠勇義烈貫日月照古今者何不思之甚而以已家衆使他人得撫而愚弄之邪是可歎矣其去齊景魯哀宋昭坐視陳氏季孫宋鮑竊其民而利之者相去曾幾何哉然則太王之屬其耆老捐邠民而與狄自扳而遷之岐山非與曰太王固知吾民之我懷而從者之如市特要民以去所不為焉耳易曰包有魚不利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何也葉子曰民不我屬非久居之地也何以展驥足而立宏功此先主無用武之地而逃遁以至荆依劉表以從事而慨然流涕是不安於下者也權非我有無可挾之資也何以令諸侯而行天下此獻帝已為曹操所得而中原不可圖江東已為吳所有而秖可以為援皆不遂其行者也保全三蜀姑成鼎足斯其為不幸矣夫易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何也葉子曰古之王者之得民也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故曰王者往也天下之所歸往也環而視其域中無匹夫焉可乎淮南子曰孔子弟子七十人養徒三千人皆入則孝出則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夫孔墨匹夫之微耳而其從如水況為天下君而可使無民乎書曰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孟子曰太王去

邠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春秋書齊宋次郎以見齊霸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見楚霸之難而說之者曰於此可以見人心也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在晉焉耳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劉玄德走江陵而荆州之民攜老扶幼從之者數百萬家為君而無民大事去矣傳曰無民而欲逞其志者

末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又曰無民孰戰無民孰守無民其誰與我亡無日矣此魯昭處於鄆鄆潰而自是削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而客死乾侯狄攻衛懿公欲戰而民皆曰使鶴與狄人戰而敗於熒澤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叛示威平丘而齊叛請辭召陵而蔡叛盟於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莅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

叛於内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於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襄之末年享范獻子而功臣不能具三耦昭之末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魯君若贅旒其何以托國也故柳伉上德宗疏曰犬戎犯關度隴兵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宫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名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離叛陛下以

今日之勢安邪危邪噫此可以觀矣易曰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何也葉子曰愼也愼之至也夫以君治民何不服以正治邪何不順以德治佞何不散然必靜俟而深計委曲而周旋非煩之也臣也邪也佞也人也消也息也盈也虛也天也天不可違其惟人定足以勝之乎嗚呼人豈易定哉昔魯昭公欲去季氏告子家子子家子曰讒人以君徼

倖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必不可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不聽而反為季氏之所逐説之者曰昭公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以叔孫婼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臧孫子家皆以為不可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公徒釋甲執氷而踞莫有鬭心則無兵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耳使昭果能修德用賢俟其

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奸誰曰不可頹濵亦曰魯侯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逼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以一朝收之難哉昔齊晏子告景公以田氏之禍惟禮可以已之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托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隐荅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也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嗚呼此可以知去禍之道矣是故東坡有言國之有小人如人之有癭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患而決去之是以癭去而得

死漢唐之亡由此故也漢唐末世議者以爲天下之患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故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崔胤擊之而勝漢唐遂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瘿而已及其既去則遂潰裂四出而死繼之矣噫後之人自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導解散之無使瘿生吾之頸而至於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無快吾之一決而傷人之命庶幾於此者其唐德之任李泌乎陝虢兵馬

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攝軍務邀求旌節且邀求李懐光將達奚小俊為援徳宗謂李泌曰若河陜連横則卒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陜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歳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陜人知之亦一勢也許之泌見陜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陜虢饑故不

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賔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則自安帖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女而不誅恐今日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

皆不能入故丐女餘生女為我賣版幣祭前使慎無
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
知所終不然若昭宗決策討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
其事崔昭緯陰結邠岐為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
夕必知之以至卒不能討而敗誅讓能以為悅嗚呼
討亂若此幾何而不敗哉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救敗之道也易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何也葉子曰牝牛所以為麗陽剛

不為物先桓公曰人臣剛𠇍友絶此寗嬴之所以去陽處父乎夫人之情柔和則易親落落則難合雖以程伊川之賢顔壁立萬仞不如明道之和風慶雲也則入門之際明道雲從而伊川竚立況華而不實怨之所聚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者乎人懼不獲其利而罹其難安得而不去也雖然亦有貞孤絶俗介性所至者物莫與羣仇莫能即亦君子之所不廢焉蜀中常侍黄皓用事諸葛瞻等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

之惟樊建不與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内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娱既不為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易曰姤其角吝无咎

葉八白易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葉八白易傳卷十一

明 葉山 撰

䷬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何也檗子曰吾嘗觀之堯舜三王之世矣天地交而隂陽和萬物會而貨食足君臣契而大道行萬民協而天下熙此物生全盛之候天人交會之機也不其至盛矣乎惟聖人處盛有道焉何也萃者渙之根渙

者萃之原將交渙而不交神是不告也不告則昧本而弗能聚渙已聚而神不交是不報也不報則忘本而聚復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其可忘乎劉玄德即位而大祫禘宋太祖登極而立四親廟知此道矣萃者蹇之平蹇者萃之傾方在蹇而無大人孰與開創無開創則業不就已就聚而無大人孰與保成無保成則聚復散自古有治人無治法人其可無乎晉武帝疏杜預用賈充而成永嘉之禍唐罷張九齡相

李林甫而釀天寶之亂可以鑒矣萃者損之反損者萃之簡損而祭之厚是為大阜大阜則神有時恫物有所萃而祭之薄是為不足不足則神有時怨牲牷肥腯粢盛豐備然後明德以薦馥香犧牲不成粢盛不潔不敢為賜薄而請之厚享其可苟乎哉萃者剥之對剥非萃之配剥落而有事是為寘行寘行者往而困萃聚而無為是為費事費事者失時極講藝於投戈之後則禮樂積徳而可興修文於偃武之日則

詩書比屋而可講事其可廢乎哉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何也葉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兩不可相背猶當觀諸其會通兩不必並與夫安得而浮游其志意哉里克於獻公之私則告之以慈于申生之懼則告之以孝可謂善處其父子矣其後驪姬之奸謀欲成僂施

之巧言漸惑乃曰東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夫克不知徇貞之道會通之宜而為浮游之態卒使奸謀成而晉禍稔變其初心之過也雖然克非附姫以反友也特其不學無術徒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之間必不可以並而立是以一惧而至此故東萊責之曰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鬬獸不容蹄驪姫申生之際夫豈人臣中立之地哉夫中立且不可而況叛正而與邪哉叛

正而與邪難乎免於世之姍而笑矣雖然人言不足恤而吾之禮義必不可愆失之於初猶可反之於後也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君子姑勿論其始語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君子不可不正其終魏舒初從欒書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名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之所與也高季與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唐正而吳逆非計也乃由楚王殷以謝罪於唐

求復脩職貢亦庶乎近之若輕於背與國妄以附强家如魯宣之舍齊而媚晉欲以去三桓而强公室則臣不可保而出奔君無如何而事輟矣寧不為天下後世哂哉又況既從朝廷復叛朝廷既從靈寶復叛靈寶若劉牢之者則去吕布無異矣君子何所齒哉易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何也葉子曰君臣一體呼

吸同情齊桓禮東野之九九朞月而四方之士相導而沓至燕昭王延郭隗以致士未幾而樂毅自趙往劇辛自齊往君之引其臣也從古則然矣當鬬隔之際遇剝落之時臣獨不當引君以相聚引類以聚君乎多方以求遂其魚水之歡委曲以求致其明良之會若鄭之以齊朝王若魯之以衛會晉若縻之於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迹還舊都若雲長之於先主歷五關斬諸將而追赴汝南若韓滉之於劉玄佐約

為兄弟請拜其母遺之錢以備行裝出金帛以勞軍士卒使一軍傾動𤣥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此其誠意爲何如固所以行無所逃之義亦所以盡不可解之心也上帝有不享而明神有不福之者乎易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何也葉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備盛德至善則終不可諠兮有威儀風度則秉彛者好德故使人之未見也有翹然願見之

心其既見也有戀然顧留之心至其不可留而去也則有悵然恨失之心李膺黄憲之於漢明道温公之於宋是可見也乃若不為流俗之所容何邪豈不以下交者道德之助也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矣雖瀆之而奚益上交者功業之引也我非其人則棄之如遺矣雖諂之而奚為乎是故下焉者獲魯賢之多而不我與盡青雲之志而莫我親上焉者多田文之愛客而莫我収同鄭莊之好賢而莫我顧倀倀乎其何之

矣其父母國人皆賤之無所容而承以羞者乎推其極商鞅之投民舍章惇之走雷州斯其類矣山澤納汚川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無已其求之上乎雖然我非出門之誠彼無炙手之勢則亦何益矣君子所以貴自奮也不然周楨漢雋將何足羡焉易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何也棐子曰君子所以大居正也何者衆皆仰之君子之樂事也或者違道以干譽乎君無

尤焉君子之大欲也或者逢迎以為悅乎中正以觀天下精白以承休德為伊尹為周公斯無愧矣不然季氏世脩其勤而得魯衆田氏家貸公入而齊民德之是國賊也張禹孔光之昵於漢林甫盧杞之比於唐是民蠹也而可乎故曰進不負其君退不愧其民君子哉以其所不負者卷而藏之以繹天下之思沒而為遺愛夫是之謂不負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已以其所不愧者舉而措之以對天下

之望去而為遺澤夫是之謂不愧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已易曰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何也葉子曰君天下有道皇極之敷是也感天下有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是也荀卿之言曰君者何也能羣也羣者何也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

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能羣則君道盡矣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雖然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伐崇不降文王退脩政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雖聖人配天之盛而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又聖人事天之誠聖人豈固舍已而顓求之人者哉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若譚子以無禮誅曹共公以不禮伐則王德衰而躬不厚矣區區責人而罪彼

何為者哉易曰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何也葉子曰天下會合之際公卿大夫聚於朝明經孝廉聚於鄉進之則行道退之則脩德時之盛樂之極也吾獨悵悵乎奚之不為天下之棄物乎欲允升而為常安民之所攻將來連而為陳同甫之所逃斯其可悲已矣憂懼而不寧哀痛之日甚其將能已乎雖然悲哀疾痛之地庶幾反身修德之鄉自怨自艾之餘抑亦克終厥德之侯可則為

太甲之善反不可則昌邑之不克終矣可不慎乎易曰齎咨涕洟无咎

䷭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何也葉子曰日月之昃而落也景物為之收含草木之伏而歸也枝葉為之憔悴及其離海角而麗中天則景開而物動感陽和而舒發則枝暢而葉伸何也時也是故物必遭時聖賢不能違時堯之大明於上不但九宫十二牧之甄

拔超擢也雖深山之側微有緜之匹夫方且一舉而登庸之而况其他乎春秋日昃之離秋末之候也戰國日入地中隆冬之逼也孔孟休矣他尚何說焉是故物必遭時聖賢不能違時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何也葉子曰塵埃之中物色之所不來大行之下然諾之所並起世之態人之情也傳曰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呀喔而笑之及其升於

高一屈一申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知其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故淮南子曰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汙濁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沽之肆解於縲絏之中興於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

火立於本朝之上倚於三公之位内不慚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志有以内合乃始信於異衆也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衆人之知舜也雖然賢人之才德石藏於玉時人未之知也而和則知之故鮑叔之識仲不待於葵丘而一軍皆驚此子亦參政是横目之常度必待其樹功揚名而後人人無異詞甚而宋璟亦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矣若小人之邪慝狐爲美女衆人未之知

也而賢亦為所欺故歐陽修為王安石延譽趙鼎薦秦檜可大用而蘓明允之辨奸晏敦復之憂色古今盖罕有矣豈惟君子之善定於成功雖小人之惡亦且彰之於事定也哉易曰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何也葉子曰君臣之間甚矣其難合也而亦易投也何也其始也相遇之踈而難合是以三聘猶嫌其為簡七戒猶懼其或輕光武撫嚴光之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

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及其終也相須之殷而易投則固契以心而不以迹交以誠而不以偽臣有所當為雖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雖銜命而不為悖股肱心膂通為一身安事外飾之虛文乎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此之謂也耿弇破張步光武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歴下以開基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

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此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劉玄德與諸葛孔明歡同魚水與關侯張飛相友善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至其南北各處獨行萬里專決自便不煩一表以相明君臣之際良可詠矣易曰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九三升虚邑何也葉子曰古之君子生不逢其時進不遇其君則舉足爲茅塞之蹊觸目皆羸角之藩王侯之國俱壁壘之固也哀哉故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蹐及其出剛方果毅之才用正直聰明之德遭大明熙洽之時遇神聖仁厚之主則運籌合上意諫諍見聽用進退得䦨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畀辱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梁上下

俱歡千載一會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欣欣乎其得意之甚坦坦乎其何天之衢而豁達無碍動而不括矣此王褒所以為聖主頌也與噫非二八諸公之在堯舜之世不足以語此易曰升虛邑

六四王用享于西山吉无咎何也葉子曰君子不以爵禄為榮華也而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不以山林為避就也而樂則行之沛然莫之能禦然則其行

其止無適無莫也而時行時止焉耳以時而進進豈有窮乎一人信其忠而舉朝服其信咸有一德而克享天心盖謂此矣三聘而起之伊尹三顧而出之孔明非乎而歡若魚水王心以寧是已故君子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是故其祈焉其報焉其由辟焉無先後也時舉則舉時廢則廢焉耳以時而祭神其吐之乎故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陟其高山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

對時周之命易曰王用享于西山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何也葉子曰天下大器也君天下大事也理之得其道則日裕而見其甚易不得其道則日慼而見其為難何也慎與肆也慎其始則終易肆於前則後艱昔者魏文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始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

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豫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儆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故成康慎乃在位恵文清淨寧壹光武兢兢保守不敢遠期十

年則為天下君安而不危存而不忘治而不亂秦隋之君蕩而不法則為天下更大艱難求為匹夫而不可得矣故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貞吉升階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何也莊子曰天下之最不可過求者身外之物故造物者忌多取天下之最不厭多求者反身之功故仁以為己任者必死而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李斯而

下諸人安在其不敗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魏野詩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張良之辟穀兩疏之見幾張翰之思鱸司馬孚武攸緒之高卧錢若水之急流勇退五代荆南梁震佐成髙氏基業後乃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能自立不墜基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髙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州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嗚呼不以利

禄眯其心則庶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去謟謟者不亦遠乎惜乎天下以求仁之功為求利之謀者多移求利之心於求仁之道者寡何也仁不可足也故不可息也先達有言古之君子恒不足窮不足於學達不足於治何也天地至大萬物至衆億世至遠而君子以一心之微而欲探萬物之理以一身之渺而欲配天地之徳以百年之須臾而欲立乎億世之上億世之下不如是不已也既如是不息也庸可

足乎一職易盡一方易理伊欲聖元后端百揆熙萬姓旁達四方之外蠻夷戎狄之衆上及飛鳥下及魚鱉與夫跂行喘息蠕動之物根荄之植皆萃以蕃山川鬼神皆寧以謐七緯順而氛祲徹三辰和而雨暘若餘波浸乎後世然後爲治之至也而君子病之又可足乎舜禹周公聖人也治莫踰焉然舜猶好問好察禹猶一饋十起周公猶一沐三握非不足於治邪孔子聖人也學莫踰焉猶好古敏求而無常師入太

廟每事問非不足於學邪天覆萬物而不息以為高地載衆形而不息以為厚是之謂不足不足則不息矣故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朋友難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嗚呼此君子之所以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也雖然亦有斃而未已者史魚自以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既死猶以屍諫靈公卒用伯玉而退子瑕孔子稱之曰忠感其君郗超恐父之哀其

死而成疾遂令門生進其一箱與桓溫往返密謀書父果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朱子書其卒而不去其官嗚呼君子遽以死而已其事哉易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何也葉子曰蜻蜓四翼横空無極螻蟻制之翼足倶食騏驥千里日馳不已僕夫曳之跬步不起然則有雄豪横絶之才而當儉

壬險陂之厄其何以振拔而有為邪此君子之身所以懲而之君子之用所以窒而窮乎雖然可危者身不可危者心阨我者時不阨我者道身險而心説則身屈而道通困而安失其所亨乎莊生有言寢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寢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寢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斯之謂天下

之大通斯之謂天下之至正雖然此豈易為哉剛於中斯百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斯千憂不能喪其樂非仲尼之弦歌顏子之不改柳下惠之不怨不憫不足以語此故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雖然禍敗之來皆天也人不必以煩辭宣阨窮之遇皆命也機不容以詭辭避莊生有言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

罪焉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則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則造化必以為不祥之人然則舍困亨之䂊而求亨困之捷廢而示用屈而宣申若李斯之為者人誰與之秖益其窮而已矣嗚呼此臣罪之當誅念天王之明聖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何也葉子曰弱

而不足以自振者才之末也暗而不足以自拔者質之昏也生於太平長於太平猶未足以覩日出之光而况憸壬得志濁穢溷溺之時乎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嗚呼此唐末諸士貶官於白馬驛而朱全忠一夕殺之君子以為既無先見之明又無克亂之才有隕而已矣雖然元稹一經挫折不克固守忠直古人謂之下喬入幽柢自毀壞盧攜初年奏疏意氣甚壯後逸北司以至仰藥君

子謂之凾厠終身可不慎乎易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何也葉子曰君臣之遇士君子之所甚欲也委任之多而不克畢其多付托之重而不能悉其重亦其所甚病矣多與重不足以病君子也時之不利命之不濟所由以病也夫我之所以獲於上者已多而不可解而上之所以多乎我者方殷而未之艾則以平日成功之

地而於今適為困苦之機矣君子於此將何為哉守至誠以待天命之來積乎敬以格神明之祐而已矣此居易俟命之正鼓缶而歌之常道也不度時而必欲功之成不安命而必欲事之濟取敗而已矣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豈不可哀也哉雖然尤有可哀者焉不允其聽天而必欲其回天不使其俟命而必使之隕命若唐昭宗之於杜讓能是則重可哀矣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大肆不恭昭宗決策討之命讓能

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李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搆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陵夷卿但為調兵食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行其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不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未可勢有未能恐他日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

書計晝調度月餘不歸未幾茂貞拒官軍官軍潰茂
貞表讓能罪請誅之連貶爲雷州司户茂貞勒兵不
解連表請誅讓能然後還卒賜之死嗚呼事不濟而
理固無尤身則死而國亦何益若讓能者亦重可哀
也已易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何也葉
子曰禍莫大於使强役於弱愚莫甚於䀛仇以爲親
荆蠻之狡楚成之强天下所知也而宋襄以亡國之

餘與之爭霸欲使橫行江漢之雄俯首而聽命於不仁不智之醜其不磨其虎牙而滋其虎吻者天下無是理也雖然使吾之黨親而可據據之而可得以為安猶有幸也是故鹿上之盟幸脫虎口有齊在耳盂之會齊懼楚而不至陳蔡許皆其與國獨有曹為中國之資而實宋之仇矣安得而不為所執哉況一會而害二國之君又不免諸侯之所共疾則夫視其執視其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乃諸侯之同欲也又

安望其合謀而救乎嗚呼不幸而當齊桓既沒之餘又不幸而當楚成方强之始國之危亡無日矣獨有內據子魚外據齊魯曹衛可以稍安而宋襄反之安能免於死邪故傳曰已困而不見據於賢人困之困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枝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舅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

下此皆知困而疾據賢人者也不據賢人不亡何待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荀子曰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何也葉子曰君子之材調大而偉故其强力足以起天下之幽君子之器度正以宏故其義闢足以排天下之障齊桓起北杏同

盟幽而天下信其信仁其仁則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晉悼圍彭城城虎牢而天下畏其威懐其恵則望華而跂於尸者陳成公也荆楚雖强其奈三國何而三國亦何厄楚之有哉晉靈立於少而趙盾始當國鄭衛之東望也久矣曰庶幾其有瘳乎而間關迤邐直至衛會魯成公於沓鄭會魯成公於棐然後合而成之以去楚嗚呼此豈大丈夫之生世舉一世而安全之者之事乎規模之庳萎氣局之鄙陋夫亦不足

觀矣雖然材力之不勝氣勢之不足吾無憾也是故吳公能薦賈生而不能決絳灌之讒士僕能以百口保飛而不能回秦檜之賊可惜也已若夫劉封孟達不救麦城之難賀蘭進明不救睢陽之圍斯則罪之大者其於悲墜屨而哭亡簪不亦遠乎易曰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何也葉子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

失其殺奪予施之威福亡其進退廢置之政柄則不利我而害我不餙我而妨我一身之外皆荆棘左右之餘皆坑谷又可以為君乎何也管子曰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無積乎奸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殺逼上之禍其小者有內争比周之亂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

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寵嬖假於男之智以援外權於是乎兵亂内作以名外冦矣此周赧漢獻之受制於强臣唐文宗之受制於家奴昭宗自討李茂貞後朝廷動息皆稟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千古之恥也曠歲而待時命則大福不再脩德以享天心則上帝不歸嗚呼若之何其不亡乎吾有取於夏之仲康焉后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不得有為於其國矣然能内存不肯受制之心外韜不敢有

為之氣卒之命脩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征義和以翦其羽翼終其身使羿不得逞斯則善於處變矣易曰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何也葉子曰縛戹於患難之中而伸縮不得以自如揺撼不能以自定者時之所遭也奮勵於患難之中而鞭策其氣以振拔懲艾其志以改圖者才之所起也昔子産當國内則有諸大夫之爭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

無日不至城下國之危弱幾不可為已拘係而不舒危殆而不安尚得喘息於其國哉而子產於此激昂奮厲果斷剛决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争而先除為凶之人雖無忿疾之道而不失勸懲之公雖不輕動以發大難之端亦不緩治以失事機之會自子南逐子皙死而豪家大姓靡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禦强暴以貞而不瞑墮其詐善應對以辭而不可窮其詰抑之愈

奮摧之愈厲争承郤丐挺挺不拔卒之楚方退息而不敢與之爭晉與盟誓而不復與之貳四十餘年之間無復諸侯之討而用能轉弱爲强古今稱名卿焉

奚縛厄之有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貞吉

䷯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何也葉子曰水之所蓄也取之而不窮用之

而不竭其爲利也大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黄帝所以授之堯堯舜所以授之周雖以戰國擾攘之秋兵農紛紜之際而孟子導齊梁以王政亦曰五畆之宅樹墻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畆之田勿奪其時何則其所以利民者深焉耳嗚呼自有耒耜之利以來易姓受命其幾而終莫之變焉何也生民之所係惟是爲大而禮樂文章則固成定之彪炳也夫養民之道則因民之所利而利無損惠也故曰

利而利之不如不利而利之利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下無益徳也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故曰老有所終幼有所養嗚呼此先王之治所以為熈熈皡皡與上下同流而莫之間者邪雖然聖人之治久於其道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故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則有三年之積計三十年之通可使民無菜色未有及民

之少利而即為無益之妄圖不為經國之遠猷而日事紛更之制作則功未成而民告病利未及而害已加矣是豈聖人之所貴哉嗟乎堯舜三代之愛天下也深故其利天下也大堯舜三代之慮天下也遠故其安天下也恒齊宣請嘗試之而不果怠於志也滕文使問井地而不行屈於勢也仲舒言之而視為虛文多慾之不足以效唐虞之治也師丹言之而竟寢不舉貴戚近習多所不便之故也嗚呼安得堯舜三

代之君主之於上堯舜三代之臣輔之於下而與之共成養人成務之具也哉易曰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何也葉子曰夫物必自擲而後人擲之人必自棄而後人棄之淮南子曰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廢嘗焉小也然則以瑣瑣卑末之罷而無純白之德戔戔淺小之資而有汚穢之累不可親而可

拒不當近而當遠是為天下之棄才盛世之廢民矣上之不數於其主下之不齒於其徒商賈之所不足侶農圃醫卜之所恥為傳而況明君賢相與夫大人君子何所顧而惜之乎喬緤張涉劉秩之類盖似之矣東之高閣且為大幸而何遠行之望焉易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何也葉子曰修德可以及物而不能自及於物正已所以正人而不能自正乎人韓

子有言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悲夫此孟子之所以歷聘七十二君而卒不一遇而知言養氣之學與喪禮經界之制王道治世之施為經濟不過以告萬章公孫丑之庸庸而已噫古今道德之士上無青雲之附以為汲引可以同升諸公下惟卑賤之交以成其德不足以相推轂卒之斂道以終身豈一二哉易

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何也

葉子曰隨和之璧橫棄於道傍雖非賈客見者必為之深歎千尋之材叢生於荒谷雖非匠石過者必為之長吁然則有佐王之才抱經綸之術而居在下之位極其養人之具而卒與草木同凋腐豈惟同類之戚戚哉行道之所不忍有識之所傷心矣所以然者無他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焉耳苟有作者則施之者安富而尊榮受之者康寧而富壽介慶何如哉是知功業不成非君子之病顧上之人何如耳微明揚

之帝堯則大舜雷澤之漁父非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古人有言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古之達賢不遇明君世主幾行乞丐枯死中野譬猶綿綿之葛矣然則高材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豈特管輅一人而已哉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何也葉子曰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道

未足以濟天下君子不為憂也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澤未足以周萬物君子不為病也是故體未信則求信達之未順施不悖而濟不衆吾何歉乎哉本未立則求立道之未生君不致而民不澤吾何畏彼哉曾點之歌詠漆雕之未信果有以也不然不幾於子路子羔之病乎易曰井甃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何也葉子曰舉餓鬼而飽滿之者君之心吞江河而厭酌之者民之願然使天德之不純

王道之不善則我雖與人而人不欲固有吐汚泥義不食而去之者矣傳說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是巳使弱徳不可以慱施小道不可以濟衆則民雖取之而或不足固有望空泉失願望而去之者矣若漢末之民求復漢官威儀而不得晩唐之士想望開元貞觀之治而不能是巳秉聰明睿智之質備仁義禮智之徳以為天下民物主而使天下老者安少者懐懐生之物各得其所哨翹喘嘆各厭其情非堯

舜之世三代之英曷足以語此易曰井洌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何也葉子曰朝廷取其設施百姓資其足給君子藉其進用華夏仰其懷綏大臣之職分也居大臣之分承汲取之時而可苟焉已哉恢宏其濟世之仁汪浸其潤物之澤以天下為度而不蘄其可施之功以四海為心而不隘其可充之量然後足以稱其職不虧其分焉耳然此豈易易哉有本焉斯能取之而不窮用之而不竭天下酌之而有

餘有道焉斯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而豈易易也哉必如是然後天下之民舉安王者之化無外巍巍乎上下與天地同流而非區區之補者矣噫非周公其孰能當之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葉八白易傳卷十二